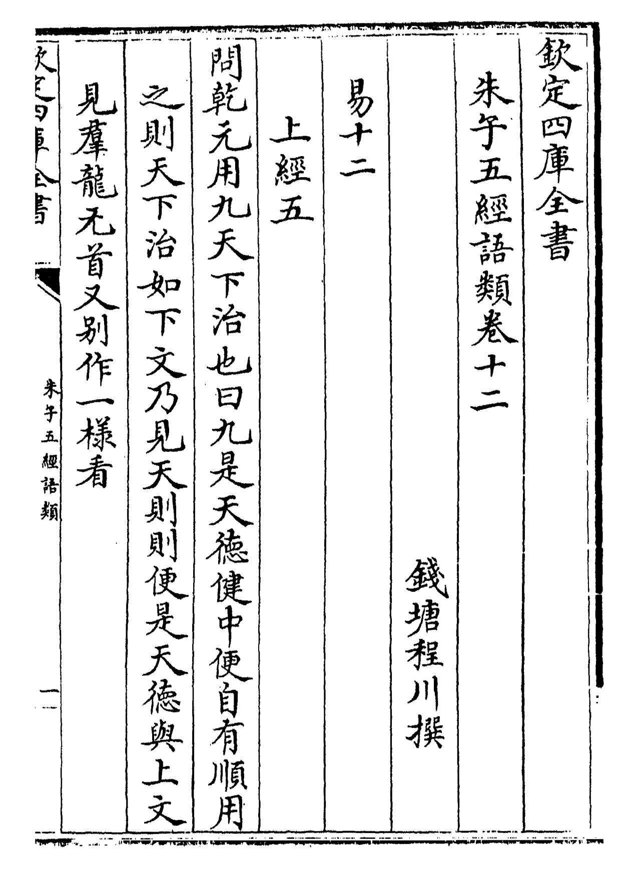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二

錢塘程川撰

易十二

上經五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羣龍无首又别作一樣看

劉礪録

乾文言第三節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撮聚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楊道夫録

乾文言第五節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

楊道夫録

乾文言第五節

正淳問利貞者性情曰此是與元亨相對說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體却在

下用却在上蓋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便有箇收斂撮聚意思直到冬方成問復見天地心曰天地之心別無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謂如一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冬乃成雖曰成實若未經冬便種不成直是受得氣足便是將欲相離之時却將千實來種便成千樹如碩果不食是也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斂在下每實各具生理更見生生不窮之意這箇道理

直是自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聖人便窺見機緘發明出來伊川易傳觧四德便只就物上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觧得遂字最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用復即本體也

黄營錄

乾文言第五節

錄中性情如言本體萬人傑錄云性情猶言情性是說本體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

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五節

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只是對元亨說此性情只是意思體質蓋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靜而伏藏於內

黄營録
乾文言第五節

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爲乾之性情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它情狀真實

董銖録
乾文言第五節

不言所利明道説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説得好

夒淵錄

乾文言第五節

不言所利是説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説利貞而已

夒淵錄

乾文言第五節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五節程傳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裡了所

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裡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

夔淵録

乾文言第五節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董銖録

乾文言第五節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

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是此意也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五節

剛健中正爲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疋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裡注中便是破他說

夔淵錄

乾文言第五節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六節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陳文蔚錄

乾文言第六節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

說君德皆如此

僴錄

乾文言第六節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

萬人傑錄

乾文言第六節

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家間養雞時舉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横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裡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潘時舉錄
乾文言第六節

問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志壹則動氣也孔子後天而奉天時氣壹則動志也如何先生曰先天而弗違者舜先作韶樂而鳳凰來儀後天而奉天時者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志壹動氣氣壹動志皆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

周謨錄
乾文言第六節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

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此句某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

月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

董銖錄

乾文言第六節程傳

一錄云淳立問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又曰天地者道也此語何謂曰程子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其自改得忒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六節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二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三

錢塘程川撰

易十三

上經六

又論坤卦利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全好故云利永貞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雖伊川

亦觧做不好殊不知西南得朋乃以類行豈是不好

至于東北是坤卦到西南則好到東北實是喪朋亦非是凶只是自然不容不喪朋雖然喪朋却終有慶耳東南得地與類行自是好西北不得地自然喪朋然其終亦好此等說恐難依舊說

黄猶錄

坤彖辭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象中方有之象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

理會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

行本連下面緣他趂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

分理會先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道先迷後得東

北西南大槩是陰減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

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他

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

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

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不知何氏錄

坤彖辭

錄中先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道池本無此十二字錄中大槩是陰减陽一半池本作陰為陽减一半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于剛健之正利是箇虚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曩淵錄

坤彖辭

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曩淵錄

坤彖辭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彖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觧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無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多錯觧了

董銖錄

坤彖辭

主利不是謂坤主利萬物是占者主利

劉砥錄

坤象辭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

爰淵錄

坤象辭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

貞吉

夔淵錄

坤彖辭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

不知何氏録

坤彖辭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生是生物即乾之所始者

夔淵録

坤彖傳

録中生是生物池本云坤之所生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

元徐說亦通

晏淵錄

坤彖傳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晏淵錄

坤彖傳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為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

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爲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做底事曰是如此

陳文蔚錄

坤彖傳本義彖傳

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旣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健行却後得而有慶牝馬不可分爲二今姑分以見其義

劉礪錄

坤彖傳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起底也自順

𡊮淵錄

坤彖傳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

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

董銖

坤象傳

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槩皆是持守收斂長謹底意

劉礪録

坤爻辭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

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覩履霜堅氷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董銖錄

坤初六爻辭

問履霜堅氷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

劉礪錄

坤初六爻辭

陰爻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

分曉陰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六月是陽一日中陽是晝陰是夜

蔓淵錄

坤初六爻辭本義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專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林學履録

坤六二六五爻辭

用之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須用習然後至于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須習至于不習在學者之事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用之曰然不習无不利此成德之

事也曰亦非也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有此象而已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某之說易所以與先儒世儒之說皆不同正在于此學者須曉某之正意然後方可推說其他道理某之意思極直只是一條路徑去若才惹著今人便說差錯了便非易之本意矣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曰然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麄不得如某之說雖麄然却入

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个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他說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人占得此卦者則有此用以斷吉凶那

裏說許多道理令人讀易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裡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說八箇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于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亦嘗說破只是使人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曾明得乾坤之象便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

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欲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若卦爻太好而已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已

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反覆都就占筮上發明誨人底道理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說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又曰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寛濶急要說出來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

心寛大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卦之意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當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而原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說為此也用之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已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畫八卦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則具此道理想得箇古人教人

也不甚說只是說箇方法如此使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寛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又曰某此說據某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為如何因笑曰東坡注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未有此書也

沈僴錄

坤六二爻辭并論經義

錄中學者須曉某之正意句下云云池錄云如過劒門相似須是驀直攛過脫得劒門了却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横說豎說都不妨若纔挨近兩邊觸動那劒便是攛不過便非易之本意矣錄中縱饒說得好句下池錄云只是無情理

川按蜀錄析為三條

劉用之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

從中間過都不著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子分曉方始
橫三竪四說得令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竪
四說都無歸著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曰便是
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
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
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
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
之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道陰陽他亦

自看得

陳文蔚録

坤六二爻辭并論經義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説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裡面説底且隨他説做一箇事後面説底四事又儘隨他説去如其之説爻無許多勞攘

叢淵録

坤六二爻辭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相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曰以陰陽反對觀之直方大者皆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

黄㽦録

坤六二爻辭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林學履録

坤六二爻辭

六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

夔淵録

坤六二爻辭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伯豐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

黄㽦錄

坤六四爻辭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閉即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黃榦錄

坤六四爻辭

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存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裡來

䕫淵錄

坤六五爻辭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

叢淵錄

坤六五爻辭

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爻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郎溥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他發固是他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後發也

坤六五爻辭

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黄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黄裳則元吉無黄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説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

董銖録

坤六五爻辭本義

子耕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

萬人傑録

坤上六爻辭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于俱傷其血玄黄不言而凶可知矣

潘時舉録

坤上六爻辭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
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
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陳文蔚錄
坤用六爻辭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
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
相似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
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見

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董銖録
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

沈僴録
坤文言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氷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先祖云不早

辯他且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夔淵錄

坤文言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

不可行便是孤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又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

黄嵤録

坤文言

録中然有敬而無義四句𭧂必大録云然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廖德明錄 坤文言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黄升卿錄 坤文言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

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葉賀孫錄

坤文言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

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莫是合内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内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内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内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内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楊道夫録

坤文言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廖德明録

坤文言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

林夔孫録

坤文言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

義要去方外即非矣
董銖錄
坤文言

敬以直内最是緊切工夫
葉賀孫錄
坤文言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内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徐寓錄
坤文言

問前所說敬義誠三者今思之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是

箇文相養之理至於誠則合一矣曰誠只是實有此理如實於為敬實於為義皆是誠不誠則是無此所以中庸謂不誠無物因問舊嘗聞有人問不誠無物先生荅曰秉彞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還是先生所言否曰不記有無此語只如此說也却無病

楊道夫錄

坤文言

問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駢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余大雅録

坤文言

坤六二未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

楊方録

坤文言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四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四

錢塘程川撰

易十四

上經七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為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

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

黄榦録

屯彖辭

閒也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

象有爲民歸往之象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説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屯又説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又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曰宜立君而又

不可遽謂安寧也然此是押韻

董銖錄

屯彖辭彖傳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

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

董銖錄　屯彖傳

剛柔始交而難生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

黄㽦錄　屯彖傳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

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董銖録　屯彖傳本義

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

蔓淵録　屯彖傳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别發出一道理說

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

劉礪錄　屯彖傳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

蘷淵錄　屯彖傳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

因為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盤桓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

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

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董銖錄

屯初九六二爻辭六二爻辭程傳六四爻辭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

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俟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俟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黄龢録屯初九爻辭本義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幷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

不知何氏録屯六二爻辭

十年乃字耿南仲亦如此說

僩錄

屯六三爻辭

問即鹿无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

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蓋錄

屯六三爻辭

伊川說蒙亨發蒙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

夔淵錄

蒙彖辭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

說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㬇做卦之情
晏淵錄
蒙彖傳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只是心下鶻突
呂燾錄
蒙彖傳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

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隂爻
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
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
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
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
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
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蒙彖傳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

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

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是淵錄

蒙彖傳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

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

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

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

二有剛中之徳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其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

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

董銖録

蒙象傳本義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髴不皆端的若觧要到親切便都没去處了如天在山

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
陳淳錄
蒙象傳
果行育徳又是别説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説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晏淵錄
蒙象傳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静之時也李通云育徳是艮止也

程端蒙録

蒙象傳

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

甘節録

蒙初六爻辭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寛慢蓋法當如此

夔淵録

蒙初六爻辭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别事用不得

林學履錄

蒙上九爻辭

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

𧄼淵錄

蒙上九爻辭

問利用禦冦上下順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從順於我故能禦冦便如適來説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冦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呂燾錄

蒙上九象傳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

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

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僩錄

需

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燾淵錄 需彖傳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燾淵錄 需彖傳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

呂燾錄　需象傳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萬人傑錄　需象傳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

叔淵錄

需象傳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林夔孫錄

需九三象傳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

並録

需九三象傳本義

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暑淵録

需六四爻辭

伯豐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别無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

黄榦録

需九五爻辭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險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

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爲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隂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

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六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

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董銖錄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

沈僩錄訟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

夒淵錄

訟彖辭

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耶曰此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

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强矣

潘時舉録 訟彖傳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

夔淵録 訟彖傳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夔淵録 訟彖傳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契字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

契底意思

不知何氏錄

訟象傳王弼注

閒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畧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

呂燾錄

訟初九爻辭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

曼淵錄

訟九二爻辭

問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無眚解者牽强

曰如此解時只得説小邑常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

何故不言二百戸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様

寫又不似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吳振録

訟九二爻辭

三百戸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説得意忘象是

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説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

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

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牝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見說已做了例又却不曾見得

蔓淵錄

訟九二爻辭

問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隨人做方得吉之道

不知何氏錄

訟六三象傳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蔓淵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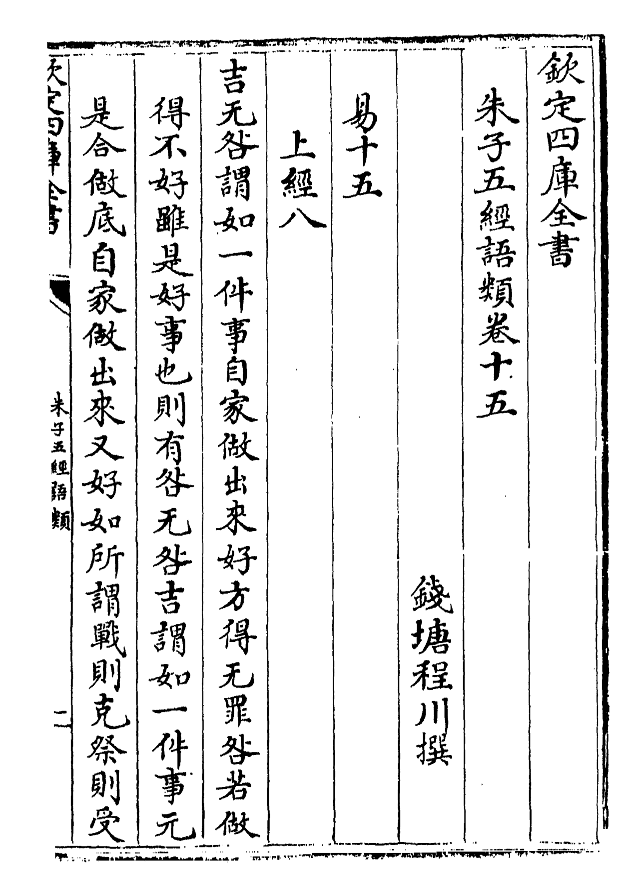
訟九四爻辭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

蔓淵録

訟九五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四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五

錢塘程川撰

易十五

上經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

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晏淵錄

師彖辭

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

董銖錄

師九二爻辭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晏淵錄

師九二爻辭

問潘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
錫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概恁地
不是恁地仔細解釋

劉礪錄

師九二象傳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爲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
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
讀曰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生
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

小年更讀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為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某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貞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形民又看家語亦作形民字方知舊來看得是此是祭公箴穆公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

問易爻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
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
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
嘻同曰然
黄榦録
師六五爻辭
問程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
行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曰此只是錯
了一字耳莫要泥他

潘時舉録

師六五象傳程傳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説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令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馬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

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

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别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

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

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攷入本義且記

取

林學履錄

師上六文辭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

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憂淵録

師上六爻辭

李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林學履録

比彖辭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

憂淵録

比彖辭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强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

黄㽦録

比彖辭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豚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

蔓淵録

比彖辭

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前夫當之矣彼云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

劉礪錄

比彖辭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夫底

曼淵錄

比彖辭

比吉也也字羡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

比字下順從也觧吉字

輔廣錄

比彖傳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

叓淵錄

比象傳程傳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

叓淵錄

比初六爻辭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

潘時舉錄比六三文辭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

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

張洽錄字元德清江人丁未癸丑所聞先生五十八歲六十四歲附池錄後

比九五爻解

比九五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

劉礪錄

比九五爻解

邑人不誡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晁淵録

比九五爻辭

易第六爻在上爲首自下又爲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無首无所終也是也

不知何氏録

比上六象傳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

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

林學履録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横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

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㬊淵録

小畜彖辭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隂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隂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隂徳盛滿如此所以有君

子征凶之戒

林學履録 小畜彖辭

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劉礪録 小畜彖傳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潘時舉録
小畜象傳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㬊淵録
小畜象傳
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文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文義看者如此

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

潘時舉録

小畜初九爻辭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復

㬅淵録

小畜初九爻辭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兩

爻自牽連上來

晏淵錄

小畜九三爻辭

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類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無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

此看乃活如輿說輹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

董銖錄

小畜九五上九爻辭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手把攣住之象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必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

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之象

淵録

小畜九五上九爻辭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必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

劉礪録

小畜上九爻辭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

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它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葢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

黄榦録

小畜上九爻辭

履上乾下兑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説得主受

劉礪録

履彖辭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他後去

晏淵録

履彖辭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

董銖錄

履彖傳九五爻辭

叔重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此是指九五而言

然九五爻辭云夬履貞厲與彖似相反何邪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柔説之人故决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

潘時舉録

履彖傳九五爻辭

伊川這一卦説邪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説得好

不知何氏録

履象傳初九九二爻辭

履道道即路也

曼淵録

履九二爻辭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爲虎尾之象

劉砥錄 履六三九四爻辭

武人爲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

㬎淵錄 履六三爻辭

志行也只是説進將去

㬎淵錄 履九四象傳

夬履貞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

林學履錄

履九五爻辭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曼淵錄

履九五爻辭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曼淵錄

履上九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十五